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二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蘄水湯先生（化龍）遺念錄

佚

名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蘄水湯先生遺念錄

韋 水 湯 先 生 遺 像



題辭

嗜古癖舊所以爲吾人思想之大障者惡其視古舊與美善爲同物也初或緣美善而思古舊矣馴乃忘所以崇飾古舊之由而惟古舊之貴至其所式爲古舊者又非必去今甚遠雖并世同域一日濫先朝露遂與生人覓絕而爲未死者所當規摹嚴敬若非復尋常血氣之倫者然則吾國人并非好崇飾古舊真好崇飾死人耳而欲得吾國人之規摹嚴敬則與其睚眦勉勉於生之日不如汶汶而蚤死嗚呼心習瞽蔽乃至此耶濟武先生之沒去今厲期年矣同人追思不已於其忌日爲之公祭爲之纂綴日記書札若演說之遺而爲斯錄雖嫌於嗜古癖舊而不忍避明知無裨於逝者而不容以已交情生死悲來驅人斯固然矣抑實由其美善之足思焉而區區之感所爲悽然以深者則又不止此創造進化之理明而後人羣非無謂而生其創也惟羣其進也惟羣此爲既能創進之羣言吾嗜古癖舊之羣非其例也率必用如干人爲之先此如干人者志與古舊戰固不畏死而旣志與古舊戰方戰未決亦必不甘死而羣之人乃必夭之遇之臨以所不畏與以所不甘若不知其死不死皆以爲羣而非爲其私者若必悉絕

創進之幾而後快者若不知天遏不進則禍中於全羣而非獨羣之誰某者吾默察方來蓋恐大慟之未艾不獨爲先生一悲也先生自出遊以至遇害中間才數月其思想言論首於創進之途者已矗然可見使稍假以年壽誠未易量其所底然今既不可復作而天演風濤逼吾羣者益烈自無創進之力而反以能創進者爲仇讎是人羣之罪也徒知太息悲思於既陳之美善而不思自奮於美善之創進并死人而不如是人羣之羞也鑑一身於人羣溯先生之行義味先生之言論悼先生之志遇吾一日未死吾不知何以脫於羣之罪與羞也知言之君子則謂之何中華民國八年九月一日同人謹識

蘄水湯先生行狀

先生諱化龍字濟武湖北蘄水縣人曾祖諱英信祖諱德澡字蘭生父聘華字意誠母氏張以清同治甲戌年十月十九日生先生自先生之上世用商業積累百年稱富裕遭咸同兵禍驟衰蘭生公爲邑名諸生讀書攻苦至失明家計益絀意誠太翁乃輟儒業規以廢居復舊產往來孔壠九江安慶間舊肆之毀於兵者清其逋負而第其存廢凡屏營拮据巨數年所料祿稍有績緒先生之生蓋際邑里兵燹之餘而家室喘息初定之後墮地見光聲色異常兒四五歲時即好訪變亂軼聞往往溽暑之夜席地踞坐索老人談故事及避兵歷險狀抵漏分傾聽忘倦時悸時泣時笑舞呼菩薩不置其留意世事而以振奇自喜出天性自童龀時然矣稍長從族父慶輝受章句聰穎善記弱體而強於心無童嬉之失十四歲隨季父聘尹館同邑蔡氏一日主人因事燕他客忘視館中餐迨夜客散知而責僕則先生已竟日餓而讀書自若初未以爲言其強忍高曠如此逾年太翁建家塾成先生歸就家塾與兩弟俱治帖括業每有所作恆申旦不休張太夫人數以勞苦傷生戒之目曰凡人存非分想即非惜福之道吾家累世無以

科名顯者吾望汝不在此且人輕重不恃科名先生權詞謝母憂而治業益勤年十九以縣試第一旋補縣學附生屬有非意之訟家幾再毀舉債逾千金太翁顧不忍質先疇於人則敝衣縮食肆力作苦爲償債計先生亦期以筆耕澹家累邑中官師月課一投輒十餘卷兼啟帳授生徒積獎金并束修所入爲太翁助不三年債竟畢償而志學之銳不因此中挫且益涉獵羣籍識趣愈遠學使王同愈用時務試士得先生文大激賞之年二十四補廩膳生黃州經古書院者南皮張文襄督鄂時所設先後聘羅田周錫恩姚晋圻爲院長號以實學造人材先生實及門焉其學分考據性理經濟詞章條目繁委每課試非素窮極蒐討能鑒立心解者恒有曳白之苦先生旁午兼治剴心辯核仍時與同學上下權兌證其乖合一卷成動逾萬言精博常爲一院冠當是時國家外不寧而內臨科舉敝已極憂危之士欲頗矯學非所用之病則唱治所謂實學者自今視之其去政學一貫之途蓋遠而處政教嚴毅風習膠固之會要非志氣特異不專專然弋獵科名者未能與於斯先生道德文章所以發揚光大窮變化而不搖落者即於斯植根柢焉清季州縣官殘民之政命案爲最慮無非土豪惡胥役與官因緣憑

死人爲奸利一命案出旁近十里村落無完戶先生家嘗兩遭其毒即所謂非意之訟者方事之急家人皆遠避獨先生侍太夫人挾少弟毓龍留匿暗室中塞門藉草而臥燈纔如豆毓龍寒而號太夫人曰忍之勿聲先生強言曰兒將來爲御史者必除此虐政蓋推所身受而爲天下不忍而以革滌惡政重自肩荷至於死不稍息於是爲涓涓之始戊戌政變後益治國聞介然識革新之路光緒壬寅鄉試中式甲辰赴禮部試出闕應山西學使寶熙聘任山西大學堂國文教習旋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見世變益亟朝局至不可問發憤謂政治不革新國亡不可救而欲救國必更博求新知止舊學不周於用先是仲弟薌銘由湖北文普通中學生中鄉試式因入留學法國之選而科舉猶未廢親故多謂留學非計甚有以異域難返相怵者先生意獨不然薌銘亦自勇斷輟禮部試竟行先生尋復令從弟丙南入省立農業高等學校季弟毓龍入省立工業學校而身自請咨送留學日本入法政大學聽講之外博涉東籍尤致力公法家言嘗著書曰違警律釋義駢羅諸家之說貫穿斷制之一洗剽竊轉販之陋宣統己酉畢業自日本歸歸之前與鄉人留學者倡設湖北教育會相約歸而實行之是爲先生合羣

謀國之發軔已西者廷所定預備立憲開各省諮議局之歲也鄂都陳夔龍以薦者言奏請先生還鄂籌備自治事宜尋被舉爲湖北諮議局議長預備立憲之詔在清廷特姑用以緩塞國人號叫非真有是意故號稱預備而斷斷與國人爭國會早遲非獨各國會即諮議局之權在章程者亦爲疆吏舞文橫奪無所能舉而於預算閉拒特甚以是各省諮議局愈望速開國會請願國會之聲遍全國所在皆諮議局爲中堅明年庚戌開諮議局聯合會於北京推先生主席斯會以求開國會及結合諮議局爭預算爲職志而因聚氣類謀樹政黨基礎先生蓋其中持議最懇摯者會罷還鄂鼓吹國會事益力輿論既激昂先生復出人北京武漢商團時開會發電與各省相呼答辛亥五月諮議局聯合會再開先生自鄂入京發漢口時送行者達萬人先生演說至憤激誓不獲所求不止未幾四川以爭路事諮議局議長蒲殿俊輩九人爲趙爾豐所逮全蜀騷然操兵反抗者麻起聯合會決議各省前期開會圖爲四川爭救八月先生還鄂十九日遂有武昌革命之事茲事發倉卒初無全算總督瑞澂既逃首事者相顧莫適爲主始議戴黃陂黎公黃陂以民意所萃在諮議局再三讓乃羣奔至諮議局問湯議長

安在先生是夜適家宿不在此衆則大譁曰今機事微危如一髮若議長又不出繫衆心將不堪問正惶遽中先生自家至衆驚喜欲即以都督相推先生謂是非書生事戰且方始必宿將有德望爲諸軍所誠服者乃可衆曰然則仍莫若黃陂矣乃堅請黃陂而屬先生爲之輔黃陂單騎至軍民大歡呼遂定以爲都督建鄂軍政府發獨立檄告天下約先生同署名而先生又自通電各省諮議局促響應故時有訛傳先生爲都督者鄂軍政府既立北軍水陸狎至日惟備戰籌餉內政外交一切停頓所屬地方官吏不見文告有攜印竄去者有入省城求解印若以文電請進止者旁皇紛午若紐弛獸駭而新被大水後流殍盜賊交錯滿地蒿然無誰何過問先生乃言於黃陂宣布義軍旨趣使吏民還職業蠲全年丁賦以紓困敵檄移所至人情帖然先生又以百度草創事無鉅細一須咨白軍政府而軍政府方用兵自無暇問民政非建軍民分治之制必以畸廢害事黃陂聽其議就屬先生爲草稿釐軍務政事爲二部部各置長總成於都督竟夕成事例若干條及圖表以進黃陂立頒行之推先生爲政事部長軍政府始并非有條理可觀矣武漢地處全國之中異邦人士所輻湊自義軍有武昌其領事官訪

謁軍政府者踵相接數日不得要領至二十二日美領事又來黃陂乃與先生親接談其所問三事一清政府國際條約及債務二鄂省荒政三革命後國體政體先生一一爲具答謂清政府條約若債務在八月十九日前者軍政府當繼之非是則不承鄂境水荒當特舉富紳籌振濟革命後當廢帝國建民國用共和政體美領事歎然悉筆記其言去次日即以上其公使復爲文稱美載英文日刊遍佈之列國翕然用國際先例承認鄂軍政府爲交戰團體革命軍被承認之速無如吾國辛亥之役者先生在政事部雖不久凡所贊畫攄攄皆有立國規模而尤措重者以謂革命非立國之究竟義國所以立必有統一之法以循軌之政斯時武漢戰方亟南京未下各省未盡響應而先生已日夜究心以制約法爲一大事四方豪傑才智之士集武昌者如黃興克強宋教仁遜初見先生皆交相愛重而先生與遜初語此事尤投合遂除室館之夜分人寂對燈促膝所談無非約法者如此二十餘日議論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國之長而力避偏枯拘攣之病其草稿出遜初手厥後南京參議院定約法取材於此其所增損或有大非先生志者要之民國約法謂之權輿先生及宋氏不誣也先生既以國家統一

政治循軌爲漸向適仲弟鄉銘以海軍應黃陂武昌戰事解先生謂此間事粗定不煩屑屑適又有不便先生居此者先生遂解政務部長去之上海因黃克強約同往南京視臨時政狀政府用宋遜初爲法制院總裁用先生爲副先生未就會南北和議成民國元年四月參議院及政府皆移北京先生至北京尋被舉爲參議院副議長務持大體不爲瑣細偏戾而涉國計尤宏巨者獨不苟隨和在院嘗一以財政事實問政府爲書五六千言於國家歲出入如親握籌而數一二批陳抵虛受詰者幾不能爲辭二年國會開被舉爲衆議院議長立憲政治者責任內閣者政黨議會者皆先生夙所夢寐禱祈謂非是不能救國圖強而今且庶幾見之因益憤發篤摯誓願其實民國之初黨勢既茁矣諮議局聯合會之蛻變曰民主黨先生實主幹之及是以同志人材不宜有區畛遂約合共和黨統一黨爲進步黨與國民黨並在會中期攻錯相成一會而舉制憲大業屬項城袁氏自臨時大總統被舉即眞旋用九江兵變事連國民黨議員被奪職逾半數國會一旦頓僵稿先生痛之極爭之切謂議員罪應黜否在法總統得黜議員否事須別論要不能藉口什國會無國會非立憲也今憲法尙未成即國會竟廢罷

公將何以處民國項城不爲動然尙姑與委蛇冀終爲國家得一當三年爲教育總長抑鬱已非其志願於教育事猶多所籌計不孤其職人有希項城旨請以復古爲教者駸駸大變學校教法先生具牘以去就爭得格不行四年七月籌安會起帝制議浸盛先生始絕望知不可將就而項城亦詭先生終不爲屈偵伺甚密先生先託就醫至天津以書辭職仍置家北京示無他適意而密謀用計出黃陂奉以討袁氏所慮盡至奇秘因有所牽梗未遂十二月乃改計附他國船紆道大連間行至上海時滇粵兩桂已次第獨立用護國軍名設軍務院於肇慶方視湖南轉移爲大局輕重湖南將軍先生弟嘉銘也以審度兵形未即發及先生既得脫太夫人亦出居天津無可虞於是先生數使人往還期約而湖南遂以五月二十八日獨立先生顧自謂茲役於西南軍事無所盡力不願冒舉義名而抵排帝制則心事無稍回曲項城視事勢漸不利欲謝皇帝復爲總統持此風示求罷兵西南固不許而先生執言尤切至既聯國會議員通電聲擊仍自騰書抵項城及其左右趣退位大略言護國軍志在申討叛大義求真共和項城辭皇帝留總統不得謂大義已申共和已復兵罷否某固無能參與假能參與者方

當力持不罷兵之議一酒國民苟且薄弱之恥義師而勝某無纖毫干涉若敗則雖身殉之甘也且謂項城腦筋爲專制復古思想所彌布年來凡百措施務與世界大勢相迕此而能自存則歷史公例政理原則舉不可信否則非引咎退休身且無自全之路又規以引退時勿礙而走險肆竭澤焚林之毒留補救餘地五年六月項城自病死兵幸得罷黃陂以副總統依法繼任合肥段祺瑞起任內閣總理南北無違議獨恢復舊國會頗持異同先生自意與黃陂合肥有夙誼願以居間人干北京政府爲彼此溝通聲言不身參政局而行至北京見合肥反復說舊國會當復及有利無害狀合肥意爲肯可而左右猶有相尼者先生以合肥意電告軍務院使再力爭謂必可得既而舊國會竟得復事已返上海旋歸蘄水治太夫人喪先是三月十六日太夫人病歿天津醫院僅季弟毓龍視含殮越二日扶柩南下道上海回籍先生方在上海遭政府狙伺出租界一步即蹈禍不可測聞問摧毀數欲冒死出迎櫬朋友皆力阻重以後死之責而先生亦自審非國事有千萬萬不得親喪葬則一意求時局解決蓋飲淚茹慟銜家恤而從國難凡兩月餘及是乃得爲憑棺之哭傷已葬畢家居至八月國會再開起先生

就議長職往復敦迫不得已於八月二十六日蒞會先生固堅信立憲政治而制憲爲國會艱鉅之責方其在上海會倡不黨說以謂壬癸之交海內賢達嘗欲毀黨造黨比者帝禍作士夫奔走號呼聲討無二致誠毀黨機也抑國家新造政治利害多全國所共者舍小異取大同固無事分建旗幟而官僚政治與民本政治若冰炭國家既非用民本政治不濟而人材之鬱此新思想者實乃不多分朋而自弱適開舊派勢力使蹂踐政黨蹙國家新機無寧不黨而用友誼結合猶乘舟然驚濤駭浪中且圖共濟待達彼岸而後分途猶未爲晚凡以爲制憲計慮至深遠也及開會論戰遽起若對嚴敵帝禍時融囑相濡之情無復存者內旣以制憲齟齬而外以對德議與內閣相持尤急至六年五月遂有公民團圍議院之侮會合肥免總理職所謂督軍團且阻兵示形勝號兵諫於時乃有欲交讓求全者先生謂交讓當自我發意今人方以威取復何交讓之云與澳忍苟留不如自退乃具書辭議長職而別聯名通電矢言共和國體立憲政體必永永保持之意未幾安徽督軍張勳遂入京解散國會嗣遂有復辟之變方國會解散時西南以督軍團所行破約法宣告獨立與中央絕所指目以合肥爲首及復辟變